

土匪连长发现了甄二爷杀人的秘密

8



祁连山 著
九州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一部描写祁连山脚下藏区草原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的小说,以祁连山最后一个猎人——甄二爷的一生为线索,书写了一个剿匪英雄、一个普通猎人、一个农民牧人伟大而平凡的一生,他的理想、追求、爱情……而祁连山枪手的消失,意味着一个纷争时代的结束……

[上期回顾]

甄二爷带着土匪们躲到了乱石窝,随即那里被解放军包围。每次从小路溜出去打猎时,甄二爷都要把同行的土匪干掉,一点一点地完成他的复仇计划……

畅销小说

土匪们接二连三地逃跑,令张子龙恼怒不已。他像一头发情的公牛,提着马鞭躁动不安地骂着,看谁不顺眼就喝令吊起来抽打。这一天早晨,他又将伺候他饮食起居的一个小土匪吊了起来,原因是这小土匪把洗脸水烧得太烫了。

“张司令,天这么冷,这杂娃娃烧得太烫,也是想叫你舒舒服服地洗个脸……”一连长刘富贵走过来,替那个杂娃说情。那杂娃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。

“放你妈的狗屁!你试试这水。”张子龙勃然大怒,拿起水盆砸向刘富贵。

挨了一水盆的刘富贵揩了揩头上的水,唯唯诺诺地悄声而退,这时候还是小心点好。

刘富贵出得司令部,迎面遇见哑巴李九儿像喝醉了酒似的跌跌撞撞地走来。看见刘富贵后,李九儿竟在小手指头唾了一口唾沫,伸到他的面前来,用哑语表示了对他的极度蔑视。刘富贵头脑一发热,一把捏住那小手指儿,往一边扭去,“好的,老子走背运时连你这个哑巴也瞧不起!”说着一个耳光抽了过去。哑巴李九儿“啾”一声,往后便倒,鼻血立马像小河似的流了出来。

李九儿见出了血便不依不饶起来,跳起来扭住了刘富贵。刘富贵揪住李九儿跨头盖脸一顿暴打,痛快得就像盛夏六月午后翻滚的乌云向大地倾泻暴雨。等雨过天晴时,他蓦然发现土匪们已然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,而且一个个怒目而视,目光里流露着一股愤懑与不平:“妈的,干吗欺负这样一个天聋地哑的残疾人?今日你小子欺负这个哑巴,明日难保不欺负到老子头上。看你那个狠心样儿,敢情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?”

甄二爷站在人圈里,心定气闲地看着这一切,心中一个复仇的计划慢慢地诞生了。

第二天,甄二爷收拾妥当,径直走进张司令的帐篷:“张司令,今日打猎,我跟哪些兄弟们去?请你分派……”

“打你的球哩!”张司令好不气恼,“个个趁打猎的机会跑得无影无踪,你让我派谁去?我还敢派谁去?”

“张司令,”甄二爷小心翼翼地说,“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?”

“有啥话不能说?说!”

“平时出去的那些弟兄们没有管束,所以一出了这乱石窝就无法无天,随他们自己去了。我想,司令派一个得力的心腹带我们出去,就不会出现弟兄们开小差的事儿了!”

“嗯……”张子龙若有所思,“别听你说,该派谁去才合适呢?”

“司令,这个我不知道,全靠司令调遣!”

张子龙沉吟片刻,挥挥手叫甄二爷退下。

第二天,张司令派刘富贵带四个土匪随甄二爷去打猎。甄二爷禁不住喜形于色,迎着朝阳,唱起了山歌。其他土匪也都跟着唱了起来。也不知谁先唱了不应景的词儿,土匪们眼睛都滴满了泪花,大有一曲吹散楚霸王雄兵的光景。

“日奶奶你们唱的这啥乱七八糟的东西!都他妈的给我闭上臭嘴,专心打猎,看,岩羊!”

甄二爷顺着刘富贵手指的方向,看见在高耸入云的山脊上,一只眉心有白斑的硕大公羊正警惕地看着他们,它那两百多个部属正在惊恐不安地喷着响鼻,看着山谷下逶迤而行散发着令人魂飞魄散火药味的直立

行走的动物。

今日的白额羊一反常态,发现敌人后并没有立即带着它的臣民逃遁,反而矫健地跳上一块高高的岩石,以君临天下之势俯瞰山谷,并不时地用鼻子打着响亮的呼哨,仿佛向敌人示威:老子在这儿,有本事你过来!

甄二爷看着白额羊王的一举一动,心中欣慰地笑了。“你们跟着我……”甄二爷悄声说,然后躬着身子在岩石间丛林中穿行,不一会儿便贴紧了那群岩羊。甄二爷匍匐前进,迂回到了羊群逆风的左侧,朝羊群中两只硕大的公羊扣动了扳机。

刘富贵等人气喘吁吁地赶上来时,只听见甄二爷的土铳枪“噔、噔”响了两下,然后看见羊群像几道褐色的闪电,在突兀嶙峋的山崖上一闪而过。闪电的后边,一只公羊轰然倒下,另一只粗壮得足有两百斤的公羊一瘸一拐地跳动着,走走停停,将殷红的鲜血涂抹在褐色的沉积岩上,在朝阳的照耀下仿佛一朵朵盛开的山丹花。

甄二爷从岩石后面慢腾腾地站起来,一边吹着袅袅冒烟的枪管,一边像十个十足的土匪,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,骂他们这个时候才上来,要不然凭他们的快枪,今天可就满载而归了。

几个土匪讪讪地笑着,心中却不由地赞叹着小子的厉害,就凭那支老破枪居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连开两枪,而且弹无虚发一死一伤!

“好枪法!”有人由衷地赞叹道。“好球哩!”甄二爷不禁面露得意之色,一屁股坐在那只打死的公羊身上,“反正我的任务完成了,回去后可以向张司令交差了。”

“你的任务完成了?”刘富

贵讥讽地说道,“要不是你这么快就开枪,难道我连一只岩羊都打不着?”

“那是,那是!”甄二爷一骨碌翻身,对刘富贵毕恭毕敬,“要不这只归你,我带弟兄们再去打几只?”

刘富贵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,神情不屑一顾。甄二爷心里骂着,脸上却诚惶诚恐:“要不这么着,”他指指另外的土匪,“让他们沿着这个血迹去追那只受伤的岩羊,我们两个背着这只羊原路返回,顺便再打几只鹿鹿、麝香什么的,你看行吗?”

刘富贵不置可否,抓起枪,朝另一处森林茂密的山谷走去。另外的土匪听从甄二爷的吩咐,顺着血迹去追那只受伤的公羊去了。甄二爷望着刘富贵的背影,冷笑了一声,追了上去。走进峡谷深处,他慢慢地举起了土铳枪,枪口从刘富贵的瓜皮帽缓缓地往下移,最后移到了胯部,然后像被一块磁铁吸住了似的随着晃动。他知道,只要他一扣动扳机,刘富贵就会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,鬼哭狼嚎地等待着做虎狼野兽的美餐。

就在这时,刘富贵猛地一个转身,二十响驳壳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他的脑门,驳壳枪的机头大开,他的耳旁也响起了一个冰冷的声音:“日奶奶的杂娃,把你那个那个烧火棍给老子扔了!”

甄二爷十分顺从地将土铳枪丢在地上,笑着说:“你这是干啥呀?我又不是猎物!”

“妈的,我想干啥你不清楚?”刘富贵一脸的讥笑,“老子吃了十年军粮,你还想算计我?你能算计得了吗?”

“我没算计你呀!”甄二爷一脸无辜地说。

“没算计我?”他冷笑道,“那

你刚才的枪为什么老对着我?”

“我听见前面有只香子。”

“还敢狡辩!你看见香子怎么不瞄准香子,枪口怎么一直在老子的胯骨上晃悠?”

甄二爷大吃一惊,嗷嗷地说:“没有——没有啊!”心想,这老兵痞子果然厉害。

“哈哈!”刘富贵仰天大笑,“娃娃!这回你可露马脚了吧?”

“……”甄二爷一脸的困惑。

“实话告诉你吧,免得你死了还以为是我刘富贵跟你过不去,害了你的小命,”他用枪点着他,“其实张司令早就怀疑你小子了,怎么跟你出去的弟兄们都回不来,就你能背了獐子,香子什么的回来?那天我在剥一只你背回来的岩羊时,里边的子弹明明是‘七六二’步枪的,你却说是你用土铳枪打的。张司令叮嘱我暗暗调查此事,我到以前你去打猎的地方,发现好几具尸体,胯骨都被土铳枪打成了碎糊糊儿!后来我想了一夜,排查了一下跟你出去打猎时失踪的弟兄们,发现大都跟一件事有关……”

“跟哪件事有关?”甄二爷冷笑着说。

“就是这些弟兄们几年前都奸了那个丫头!”

甄二爷望着他只是冷笑。

“那天,我和张司令也奸了那个丫头,还下令烧了她家的帐篷,赶走了她家的牛羊,看来你小子是放不过我们的。妈的,你别不承认,只是你小子迟迟不动手,恐怕是另有所谋吧?”

“……”甄二爷无言以对。

“实际上,你还嫩着哩!……今天我一试,说你的枪口总在胯骨上晃悠,你一下子就露馅了。总而言之,娃娃,你不死就是我们的祸害……”说完,刘富贵扣动了扳机。

市博拍来的国宝竟然是“朱仿”

7



高大勇 黄永辉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博物馆从某拍卖会上定向收购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官窑重器,著名收藏家黄立德却点破这是一件传说中的“朱仿”——圈内第一造假高手朱伯勤的伪作。佟教授难以面对如此不堪的事实,羞愤难当,竟自杀身亡,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郑岩。郑岩为了替恩师讨还一个公道,开始探寻“朱仿”的秘密,但知道真相后却让他几度沉沦……

当代小说

在京城某古玩街的早市上,摊主老憨正竖着食指,扯着公鸭嗓子大叫:“100块!”

对面的买家手里拿着一个木制金刚杵,眼睛紧盯着老憨的手指,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。

“真想要,六十块,你拿走,说实话,我已经倒贴了。”老憨的回答干净利落。

“谁信啊?四十,成就成,不成我放下了。”

老憨犹豫着,正想成交之际,突然看到郑岩站在买家身后冲他直摇头。老憨心领神会,扫了一眼买家突然伸出四个指头。

“四百!”

买家愣了:“你说什么?”

“四百块,少一分也不卖!”

买家气咻咻地把金刚杵扔到摊位上,骂了一句:“有病吧你!”抬脚走了,几个看热闹的也随之散去。

老憨说:“郑岩,一百块是不是要少了?”

郑岩笑了笑,“这是个啥物件,你知道吗?”

老憨狡黠地打着哈哈,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现编都编不出来吧?我告诉你,这可是个金刚杵,藏传佛教的利器,活佛讲经时用的,咱们这里少见,是个稀罕物。”郑岩正色道。

“年头怎么样?”

郑岩肯定地说:“应该是明中期的东西。”

老憨吃了一惊,说:“这么老?!”突然喜笑颜开,说:“还是你见多识广啊,要不是你提醒我,差点叫人捡了个漏儿。没得说,你要喜欢你拿走!”

“行,你开个价儿。”

老憨翻翻眼珠子,说:“六百!”

“嘿!老憨!你这是翻脸不

认人呐!”郑岩骂道:“刚才我要不给你长眼,四十你就卖了!”

“老弟,明中期的东西,年头够老吧?活佛讲经用的法器,肯定是个吉祥物件,我真没跟你多要,是不是?”

郑岩无奈地点头:“对对,你说得没错,成交!”

老憨乐得眉开眼笑。郑岩掏出钱包数了三百块钱递给老憨,拿起金刚杵放进白布兜子里。

“怎么就三百呀?”老憨嚷起来。

“没错,我不能白给你长眼,还有三百就当鉴定费吧。”

而坐落在京城某商业街的一座豪华五星级大酒店的大厅内,宾客如云,座无虚席。鼎泰秋季拍卖会正在这里举行。

“各位来宾,下面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件拍品——乾隆官窑粉彩花鸟纹大瓶。”拍卖师点头示意,礼仪小姐捧出乾隆官窑粉彩大瓶,小心安放在拍台边的展示台上。

“这件乾隆官窑粉彩大瓶,器型端庄,色彩艳丽,做工精致。经多位专家鉴定,一致认定是乾隆年间的官窑精品,极有可能是制瓷圣手唐瑛的手笔。这件国宝级文物在解放前流失海外,经过我公司的不懈努力,终于从一位海外藏家手中征集回来,决定以三百五十万元的价格,定向拍给市博物馆收藏。”拍卖师介绍道。

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,拍卖师落槌成交。

人群中,市博物馆的左馆长和佟自清教授激动地起身跟周围的宾朋握手致谢。

翌日,市博物馆珍品内部观摩研讨会开幕。展厅内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专家学者,正在观赏琳琅满目的馆藏珍品。

唐景明来到展厅。佟自清迎

上前,叫了声:“师哥,你来了。”

唐景明说:“来的人不少呀。”

展厅内,众人正在鉴赏昨日刚刚拍得的乾隆官窑粉彩花鸟纹大瓶,溢美之词不绝于耳。

“对了,老陈呢?”佟自清讶然回顾。

“应该快到了,他会跟黄立德一起来。”唐景明说。

先前的专家惊讶道:“黄立德也会来?佟兄的面子真是不小啊,哈哈。”

“不是我面子大,是陈总面子大,只有他才能搬得动黄立德。”佟自清微笑着道。

半小时后,黄立德和陈汉书二人乘坐的宾利轿车在市博物馆正门停了下来,黄立德和陈汉书两人走进博物馆,唐景明、左馆长等一群人闻讯匆匆迎上来,呈扇形向黄立德聚拢纷纷跟他握手寒暄。

唐景明说:“立德,我还怕你赶不回来,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多可惜呀。”

“是呀,所以我特意提前了一天回来。唐总,你们安蒂克的秋拍也快上了吧?”

“下周末,到时候你可要赏脸来捧场呀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佟自清等人簇拥着黄立德来到粉彩大瓶前,请黄立德近距离鉴别。

黄立德一看到大瓶,脸色立刻凝重起来,他围着大瓶来回转了几圈,不时点点头,像是在琢磨什么想法。突然,他停住脚步,目光凝注在大瓶纹饰中的那只鸟儿的眼睛上,他从兜里取出一个高倍放大镜,对着鸟儿的眼睛仔细观察起来……

左馆长关切地问道:“黄先生有何评价?”

黄立德似乎没听到,一言不发。放大镜中的鸟眼里清晰地显示出一个方形的印记。看到这个印记,他的内心顿时激烈翻腾起来,他突然想到了10多年前的好友朱伯勤,思绪已经变得恍惚。

“立德、立德,你怎么回事啊?”

“啊?”黄立德回过神来,正看到陈汉书关切的眼神。众人的目光也齐聚在他的身上,左馆长更是满脸狐疑神色。

唐景明道:“难道你看出有什么问题?”

黄立德支支吾吾地说:“啊,没有,没有。我还有点事儿,先走一步,不好意思。”

佟自清走上前问道:“黄先生,您真的看出有问题吗?”

“不,我、我岂敢班门弄斧。”黄立德神态谦和。

“这从何说起,黄先生,这是国家重金收购的文物,开不得玩笑,有话您就直说,不要有那么多顾虑。”佟自清稍稍不悦道。

黄立德叹了口气:“按说,我真不该多话,可我平生最恨以高仿造假牟取暴利,不知道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。更何况,这件东西又非同一般,我实在是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呀!”

左馆长一惊,说:“你说这是件……赝品?!不会吧!”

“可这的确是件赝品!”

黄立德讲话落地有声,展厅里的人都惊呆了。霎时十分安静,安静得连呼吸都清晰可闻。

佟自清神色激动:“你可不能口说无凭,得拿出证据!”

黄立德道:“我黄某人再不知天高地厚,也不敢当着佟先生和各位专家的面信口开河呀!”

左馆长急道:“黄先生你就快说吧,到底有什么问题?”

黄立德说:“朱仿大家应该

不会陌生吧?!”

“朱仿?!”佟自清叫道:“你是说朱伯勤?!这个粉彩大瓶是朱仿?!出自朱伯勤之手?”

“对!”黄立德表情显得既无奈但又很自信,其他专家也都惊得目瞪口呆,互相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。

佟自清呐呐道:“请黄先生接着说下去!”

黄立德说:“刚才大家说的都不错,这件大瓶无论器型款式、釉面纹饰都对,做工之精美无可挑剔,但它不是出自唐瑛之手,而是朱伯勤!这个大瓶有朱伯勤做的记号!”

黄立德上前一步,手指纹饰中枝头鸟的眼睛:“在这儿!用高倍放大镜能看到!”

佟自清取出一个高倍放大镜,手微微有些颤抖,对着枝头鸟的眼睛仔仔细细查验。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,眼镜滑落,一屁股坐到地上,汗出如浆。

离开展厅后,黄立德和跟在他身边近十年的刘闯回到家里。

“那么多专家都打了眼,您怎么就认出是朱仿?”刘闯问。

黄立德沉吟片刻,叹口气说:“因为当年我跟朱伯勤是莫逆之交!他做的东西我都认识!”

“哦,朱伯勤到底是个什么人呀?这么厉害?”刘闯不禁有些好奇。

黄立德喝了一口茶,抬头看着刘闯说:“按理说,他应该是个死人。”

“死人?”刘闯大惑不解。

“十几年前,他被一场大火烧死了!”

“人死了,东西还在害人?”

“这些年来,我一直认定他死了。可今天我看到那个大瓶,我又开始怀疑,他到底死没死?”黄立德深深思索着。